

文化漫笔

■特约撰稿人 王剑

“捶”，多么富有诗意的一个字！既有优美的姿态，又透着一种力量，看到它，我仿佛听见了时光深处的捣衣声。

小时候，家里穷，洗衣服时没有“洋碱”，只好从皂角树上摘一捧黄绿色的长皂角，夹在衣服里，用棒槌发力捶打。说也奇怪，那些浸透了汗水和灰尘的脏衣服，在皂角的安抚下，竟然变得干干净净。

那时候，我们穿的都是粗布衣服，盖的都是粗布被单。这些衣服被单虽然贴身温暖，但漂洗晾晒后，略显僵硬，好像一个人还没有完全睡醒。乡亲们自有办法，把衣物叠放在大门口的捶布石上，用棒槌用力捶一捶，棉布就醒了。傍晚的乡村，咣咣的捶布声此起彼伏，朴素自然，如同原始的音乐，煞是好听。每当母亲捶布时，我就在旁边静静地观看。此种情境，至今想来，仍历历在目。

后来，学唐诗，李白的诗句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，别人都不能理解，我一下子就懂了。“万户捣衣声”，说的仿佛就是我身边的生活。

植物是人类的朋友。《诗经》中，与人们密切相关的植物就有桑、黍、枣、小麦、大豆、稻、粟、芦苇、豌豆、苕菜、莼菜等。这真是一个庞大的谱系，千百年来，植物们以它们的诗意和柔情，一直温暖着人类的美好记忆。

我想，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，正是植物们搀扶着人类，砥砺前行。俗话说：“民以食为天。”而食物的主要来源则是植物。可

人间世相

■特约撰稿人 宋自强

那一年，最小的女儿年底就要出嫁了，这本是喜事一桩，老林却郁闷得很。

老林是个木匠，不过，这种说法好像也不太准确。没有师从，不曾拜过师傅，更没有读过相关的专业——他大字不识一个，是个百分之百的文盲。他用的家伙什儿也很不专业，除了斧头、凿子、锯子等是买来的之外，墨斗、拐尺之类，都是他自己特制的，土得不得了。至于电锯、电钻、射钉枪之类的洋玩意儿，他想都想不到，也从来没用过。

可是，就凭着这无师自通的木工手艺，当年在我们村儿，老林可算是“炙手可热”了。谁家不做个窗子、安个门呢？盖房子拼木料是大活儿，一干就得好几天；打架子车盘也是常有的事儿；要是娶媳妇儿嫁姑娘做个嫁妆什么的，更是得请老林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老林做活儿损耗少，大大小小的料子他都能用得上，且还用得恰到好处；最重要的，是他做的活儿皮实，做出来的东西样子似乎有些笨，但坚固耐用。老林甚至对华而不实的东西有些排斥，他最有名的口头禅是：“好看？好看是顶饥还是顶渴？”关键是，那时的街坊邻里、老少爷们还都觉着他说得在理儿：可不是吗？家什再怎么好看，没几天就坏了，还咋用？

想想，当年，老林可是真够风光的啊！这家的活儿还没做完，下一家就求上门儿来了，到了那一家不得好吃好喝地招待？麦面馍是少不了的，捞面条儿乎天天吃，遇到家底殷实的人家，说不定还能吃上几口肉。不过，那年月跟现在可不一样：给人做活全是帮忙，干了就干了，分文不取；给本生产队的人家帮忙还能记几

人在旅途

■特约撰稿人 邢俊霞

广富林文化的发掘，刷新了我对上海的认识，让我知道了上海的历史不再是海边沾着海腥气的小渔村。它是有很根源的，它的根深植于历史深处，旷古久远。

那时，天空中日月星辰俱全，大地上除了山川、河流、飞禽走兽，还有无人欣赏自带芬芳的野花、四下张望的小草以及葳蕤的大片树林。

这一切看似岁月静好，然而，生产力低下导致的贫穷，加之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，总是让人猝不及防。彼时，河南、山东的百姓流离失所，不得不背井离乡，逐水而行。

漫漫长路，何处为家？他们长途跋涉，风餐露宿，当行止于此——上海广富林遗址处，感觉风厚朴，土地肥沃，这里的一切宛若汨汨河水的温婉，将潜在的柔软，云一样地缭绕在他们的眼中，化作拳拳的盛意挽留着来自远方的客人。他们当即相约安居此处，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，让欢喜皆成过往。渐渐地，他们带着各自的地域文化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，形成现在被考古界认可的广富林文化。它不仅包含了来自南方的良渚文化痕迹，也有来自北方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印记。

遗址的入口恢宏大气，有人说形似清代官员的帽子。事实上，任何一座地域性的建筑都具有它特定的内涵，上海的简称“沪”，而“沪”其实是渔民用来抓鱼的竹篓子，而广富林遗址公园最具特色的建

# 棉布上的“草叶”

吃叶子的植物、可吃茎的植物、可吃花的植物、可吃根的植物、可吃果实的植物、可吃种子的植物……正是这些植物的无私奉献，人类才有了源源不断的能量，从而不负韶华，只争朝夕，去创造共克时艰的奇迹。

后来读荀子的《劝学》，读到“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”这一句，忽然明白，植物除了供人欣赏、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外，还有奇妙的染色功能。

在我的家乡黄鹿山，有一种青皮核桃，树木高大，果实成长周期长。乡里人云：“谷子上囤，核桃挨棍。”孩子们贪嘴，可等不了那么久。核桃刚有仁儿，他们就偷偷地弄几个吃，但要把核桃弄开，得费老大的劲儿。通常的办法是磨，磨去核桃青色的表皮，一磨，核桃黄绿色的汁液就染了手指。大人判定你是否偷吃核桃，一看手就全知道了。女孩子聪明，恰恰利用核桃的这个特性，来染皮筋，染扎头绳，让自己变得更漂亮。

还有一种指甲草，又名小桃红，女孩子采了花，捣碎，放在麻叶里，包指甲用。红红的指甲，像一盏盏小灯笼，照亮乡村单调的夜空。

陕州人捶布印花，不用青皮核桃，也不用小桃红，而是用一种野地里生长的鹁鸪棒草。据说，这种印染方式起源于明清时期。那时候，没有化学染料，草是最廉价的，几乎没有成本。于是，老百姓就用鹁鸪棒草叶在土布上榨汁渗印，自制花布。

我想，当时的情形可能是这样：母亲正在门口捶布，小孩子手拿几根鹁鸪棒草，站

在旁边观看。一不小心，一根草掉到了布上，母亲手起棒落，草碎了，墨绿色的汁液就印在了布上。母亲急忙去拂，晚了，定型了。母亲拿起布一看，还挺好看，下次捶布的时候，她就动了脑筋，有意识地摆放几枝鹁鸪棒草。棒槌咣咣几下，棉布立马生动起来了。于是，捶草印花就成了一种工艺，慢慢流传下来了。

见到朱秀云时，是一个下午，昏黄的阳光斜照她的脸上，也照在她身后的印染作品上。朱秀云是河南省民间工艺大师，豫匠代表人物，河南省文化厅命名的省级非遗项目（捶草印花技艺）代表性传承人，曾参加过央视举办的“魅力中国城”民间工艺竞演活动。她凭着一腔热情，多年潜心研究挖掘，使得“捶草印花”这个在民国初期就淡出百姓生活的技艺，重新焕发了光彩。

“捶草印花”技艺有11道工序（织布—采花草—选叶—摆型—夹布—捶打—清理草叶—媒染固色—染布—晾晒—制作成型）。制作时，要先将布平铺在石板或厚厚的木板上，将鹁鸪棒草叶、鲜花的花瓣摆放在布上，组合成想要的图形图案，然后用布遮盖，用木棒槌细细捶打，直到草茎上的汁液渗出来，花草的纹路脉络清晰地浸染在布上。接着，用石榴皮汁和明矾水配制的无色溶液进行固色，一件作品就算完成了。

朱秀云的旁边，站着她的外孙女牛天艺，她是捶草印花的第三代非遗传承人。牛天艺的手法比外婆略有改进，只是把“摆型”环节换成模板（用剪纸手法，在薄塑料片上剪出图案或文字），用料也不仅限于鹁

协了：“买，买，买吧！不过，我得亲自过目！”

到家具城，老林陪着女儿看看这个、摸摸那个，东敲敲、西叩叩。女儿喜欢得满脸发红，老林眉头紧锁总是摇头不止：“这板子，锯末儿压的，薄得纸一样，能用吗？撑子，这么细，能撑几天？看这腿儿，两颗螺丝揪着，用力一碰就想掉……

“哎呀，爹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谁家的家具还整辈子用呀？不都是用几年就换新的了吗？就你老眼光，老思想！”

“唉，不管了，随她吧，想买啥的都行。唉……”从县城回来，老林骑在他亲手做的那把肥厚、粗壮的老靠椅上，一连抽了几支烟，连声叹道：“真是老了，赶不上趟喽……”

如今，老林须发尽白，已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。早些年，他跟着孩子们也搬到县城，住进了几十层的高楼里。活儿是干不动了，腿脚儿倒还灵便，老林仍旧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每天吃过饭，喝几口闲茶，就乘上电梯下楼，在小区里兜上几圈，同几个老兄弟、老姐们儿逛到小区的亭子下，看着亭子边水塘里的荷花和荷花下欢快的小鱼，天南地北地唠家常：

“这阵子不想你那硬板儿床了，老林兄弟？”

“早习惯喽。还是席梦思软乎啊，睡得香。”

“得习惯，好日子来了，我们这些老家伙真得习惯呢！”

“这日子儿，做梦似的，真是想不到啊。”

“咱们啊，谁都别先急着走，得多享受享受呢。”

棒草，而是增加了月季花瓣或玫瑰花瓣。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，牛天艺指导笔者亲身体验了一把革新版的“捶草印花”。随着棒槌的几起几落，一幅“喜鹊登枝”图呼之欲出。

捶草工艺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微妙。比如捶草用的模板、捶打用的槌具、面料的薄厚、手上的力道，无不体现着传统工艺的讲究和匠心。

在一幅原花原草的土布围巾作品前，我端详良久，不愿离去。车子开出很远了，我似乎仍能听到高阳山人马塞里棒槌叮叮当当的敲击声。这声音与峡原的风声一起，合成一种美妙的旋律，向我们诉说着手工艺术的闲适与诗意，表达着农耕文明的恢宏与静美。



国画 秋意浓 赵振尧 作

诗风词韵

## 沙澧秋韵（组诗）

■宋离波

### 粉黛乱子草

我携着深秋洒落的鸟鸣  
任落叶抚慰着清冷  
邂逅在一片粉黛之上  
不管是南北的阡，还是东西的陌  
总有姗姗来迟的人群  
徘徊或拍照  
我的心思不在于此  
我更在乎，摇曳在眼前的粉嫩  
装饰了谁的羞涩  
像极了谁的言语，吹走了谁的惆怅

### 芦苇

我来沙澧河畔，非为送别  
只为多看你一眼  
微风吹拂着褶皱  
泛起涟漪，缕缕的情思  
在季节里白了头  
三千烟花，缭绕成笑厖里的晶莹

### 红枫

一片枫叶染红了季节  
斑驳在深秋里的情丝  
恰是沸腾的青春，绯红了岁月的枝头  
以至于，忘记了怎样想你  
珍藏书页里  
时光熬成了消瘦背影

## 叶子

■马建勋

一片小小的、毫不起眼的叶子  
一个多么普通微细的生命  
走过了春夏秋冬  
摇曳在严寒酷暑里，歌唱在狂风暴雨里  
一片叶子的一生，何其短  
恰似一个人在母体孕育的过程  
它用生生不息，诠释生命的意义

## 秋日漫步

■魏彩玲

午后，清爽的风带来清新的空气  
阳光，和煦又热情似火，纯粹又灿烂  
或绿或黄的落叶，在风中如翩飞的蝴蝶  
又如灵魂舞者  
伴随着偶尔的秋风，旋转飞舞  
如诗人一般领略秋意  
感受平静和美好，感恩生命的伟大

心灵感悟

# 读书之乐

■特约撰稿人 池玉枝

我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上看到有关王蒙先生的专访，他说了一件事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事儿有意思，老先生的好奇心有意思。他读美国作家杜鲁门·卡波特的小说《灾星》，里面有一个细节描写，女孩穿着高跟鞋走路，从石头台阶上往下走，咔嚓，咔嚓，硬高跟和石阶碰撞出一种声音，啥声音呢？就跟吃完冰激凌，小勺在玻璃杯中碰到玻璃杯壁发出的声音。他拿各种杯子，敲敲，打打，找这个声音，始终找不到。后来，他在武汉大学说上这个话题，随手拿起桌子上的水杯，拿一个东西一敲，哇，就是这个声音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之却在偶然之瞬间。

一个艺术大家，谈起一件小事，高兴劲儿如童心一般清澈。也许，他找到的那个声音，作者在小说中描写的那个声音，根本就是两种声音。那又何妨？他寻觅的不仅仅是女孩高跟鞋踩出来的声音，更是一种感觉，是一种执念，是从内心流淌出来的天籁之音。

我在一个写作学习班上听作家乔叶讲课，她拿自己的一篇小说《塔拉，塔拉》和散文《在呼伦贝尔的郊外》为例，详解一块素材怎么剪裁使用，怎样用它写小说，怎样用它写散文。就像一块布料，可以做成连衣裙，还可以裁剪成其他款式的衣服。我得到她的一本现场签名书《她》，看第一篇《走到开封去》就喜欢上了，小说入了眼，情节入了心，心入了戏，看了有话要说，写了一篇读后感《别急着看结果》。读她的小

寻找小说里描写的一个细微声音都那么有趣，其他大事小事，大东西小东西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在我们身边，又该有多少有趣，等待我们去寻宝拾贝？我想：关键在于自己是否有一颗火热的心。心不言不语，却能悟出生活的滋味。文学善解人意，读书有乐趣，它让我热爱生活，拥抱生活之平凡，致敬生命之不凡。

别样情怀

# 携名前行

■特约撰稿人 曹敏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那时，女孩子的名字大多叫英、美、娟等，奶奶就让我顺着姐姐的小名往后延续，姐姐叫小英，我叫梅英，妹妹叫连英。后来，我们的学名也是奶奶起的，父亲是中学老师，我们是写字辈。我们三姊妹分别取名曹义美、曹义凤、曹义莲。

在我们家，虽然父亲读书识字，能力强，有威望，但家里的事还是奶奶做主，她守寡多年，养育父亲与姑姑长大成人不易，治家有方。我们全家也习惯听命于奶奶的安排，包括取名字。我很开心地使用着奶奶给取的小名与学名，也没辜负家人的期望，每个学期末，写着曹义凤的“三好学生”“优秀班干部”奖状都会被我捧回。

初中一年级时，我们学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陈老师，年轻帅气，教学有方，对我格外看重。我很喜欢他的数学课，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满分，每当别的学生答不出来的时候，他都让我解答难题，我也总能令他满意。就是这个老师，让我下决心改了自己的名字，因为我的名字与堂姐一样，我想特立独行，不想与人重名，就自行改名曹敏。当我的奖状和通知书拿回家时，家人很是惊讶，尤其是奶奶，但谁也没说什么，我也没解释原因。

多年以后，遇见一个朋友，他说我现在的名字不